

作者介紹 / 陳芳明



陳芳明（1947～），高雄左營人。筆名甚多，較為人知的有陳嘉農、宋冬陽、施敏輝等，輔仁大學歷史系、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，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候選人。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創辦人之一，曾任美國《台灣文化》總編輯、民進黨文宣部主任、靜宜大學中文系與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。

陳芳明十八歲開始散文與詩的創作，曾是「龍族」詩社的重要成員，著有詩集《含憂草》。早年以詩論聞名，《鏡子和影子》、《詩和現實》即其名著。

陳芳明悠然穿梭於學術與創作之間，兼具冷靜犀利與浪漫熱情，既有政論《和平演變在台灣》（等七冊），文學論述《鞭傷之島》、《典範的追求》、《危樓夜讀》、《後殖民台灣》等，傳記《謝雪紅評傳》，也有散文集《風中蘆葦》等四冊，現正致力於台灣文學史的書寫。

陳芳明 

相逢有樂町

在有樂町，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，然後又交錯而過。

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熟悉的地名，是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。山手線的電車在此靠站時，我看到了站名，竟猝然湧起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意。我想起了父親在戰後初期的身影，還有他那時代的蕭條、寂寥與苦悶。有樂町，這個名字出現在父親常常低唱的一首歌裡。每當酒後，父親就以沉悶的聲音唱起叫做〈相逢有樂町〉的日本歌。我並不了解歌詞的意義，但隱約可以感覺到父親是在撫慰自己的傷口，在傾瀉一股難以壓抑的情緒。我從未認真去理解他的心情，他的世界彷彿與我是隔離的。憶起父親孤獨坐在夜晚的後院淺斟低酌，偶爾便吟著日本歌謠，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。

有樂町，於我是不快樂的。看到了站名，好像車廂又帶我穿過了時光隧道，回到蒼白的、青悒的一九五〇年代。〈相逢有樂町〉的歌聲，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處悠然傳來。午夜的車聲，敲打著靜了的、甜睡著的東京市街。有樂町車站外的街燈，輕染著一份淒迷，也夾雜著一份召喚。年輕時代的父親，是不是也懷抱著愁情，走過同樣的街燈之下？

長大以後，我才知道〈相逢有樂町〉，是一首戀愛中

男人的情歌。歌詞甜美，也帶著憂鬱。起首的兩句便是：

如果等你的話，
雨就下了……

經過有樂町時，正值午夜。車窗外並沒有雨水，吹進來的是沁涼的、微溼的夜風。我可以看見車前伸長的鐵軌。在遠處燈光的投射下，閃爍著兩條平行的、烏亮的鐵軌。倘若我與父親在有樂町相逢，他會把年輕時代的心情告訴我嗎？而我，能夠理解他的時代與他的世界嗎？

父親，是我最早的「日本接觸」。他是在殖民地時代受教育的，談話中，台語與日語交互使用。對孩子管教，他總是毫不遲疑以鞭子毒打；喝斥的聲音，儼然在指揮軍隊一般。如果這可以稱為我的「日本經驗」，那實在是不快的，而且也近乎恐懼。然而，父親也有他感性的一面。他酷嗜帶孩子遠行，以旅途中之所見來增加我的知識與常識。我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兒時的同伴有更多的旅行經驗，純然是父親帶給我的。

我並不清楚，父親對日本是否懷有眷戀？對於世事政治，他絕口不談。他的時代，無疑是充滿窒息、找不到出口的年代。像所有戰後的台灣男子一樣，都賣命工作，不

有楽町



捨晝夜。深夜裡，偶有查戶口的事件，全家都陷於驚怖的空氣中。戰慄的、無聲的空氣，恍然凝住。在白天，父親卻又好像安然無事，他只是埋首討生活。為了維持一絲做人的尊嚴，父親每天都辛勤不懈。他與他的那一代，大約都是這樣謹慎、苦鬥而存活下來的吧。在忙碌的日子裡，父親很少從容與孩子談過話。多少年來，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眷戀著日本？

飛行到日本，我多少是帶了一點心願，希望在這個國度找到父親從前的影子。他從前所看到的、意識到的日本，想必與我經驗的全然不同了。只是，我總是覺得在他身上嗅到日本的味道，那不單單是他使用的語言，而是另有一種介於粗獷與拘謹之間的氣質。這次的日本之旅，我終於在一些日本男人身上，看到了類似父親身上特有的那股氣質。如果說，那是父親對日本的眷戀所流露出來的，倒不如說殖民地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。

車過有樂町，我不能不想起父親的時代，想起他經歷過的戰爭，想起時代的轉換為他帶來的不安。他未曾提起過少年時的抱負。歷史的狂流，挾沙泥俱下，如果他年輕時有過任何夢想，也一定是被沖刷得無影無蹤了。他不曾在孩子面前頹喪過；只是他暗地裡的喟歎與感傷，我是聽見過的。他年輕過，當然也像我在青年時期立下過誓願

的。那麼戰火攜來的離亂，以及離亂後的怔忡惶惑，恐怕不是我這一代容易去設想的吧。僅僅為了這一點，我就不能不心痛地憶起他在後院獨酌的背影。他背對著家人，背對著遠逝的時代，單獨咀嚼著夢想幻滅後的苦澀、挫折、傷害。

戰爭結束後不久，他從避難的台南搬回高雄，把全家安頓在一個叫三塊厝的地方。我不甚瞭然於父親是如何掙扎過來的。後來，只聽過母親間歇談起，他賣過舊貨，擺過麵攤，又嘗試過碾米廠，最後改行從事電氣買賣。我初識人事時，他已經在經營一間小小的電氣商店。三塊厝，距離高雄火車站不遠，父親就在三民國小之前租一幢陳舊的二樓木屋。他偶爾牽著我的手，走到鐵道旁，與我一起觀望火車的北上南下。有時，火車過後，他會容許我蹲在枕木上，堆積小石塊。那往往是傍晚時分，高雄的山浸入一片暮色。父親坐在鐵道旁的田埂上，看我細心把石塊一一疊起，然後又推倒，重新堆積。他沉默的時候居多，直到夜色把他的身軀漆成一團黑影。

我想，他的內心是不快樂的吧。他從事商場事業之後，發現語言對他竟是一大羈絆，甚至閱讀報紙也頗為吃力。他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，總是為了自己破碎的北京話而感到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。然而，他仍堅持去學習

他不熟悉的語言。直到現在，他說的北京話還是殘缺不全。不過，我認為已是卓然有成了。

也許是在外面商場遭遇了語言的困難，所以他一回到家就偏愛聆聽日本歌謠吧。我是在舊式電唱機傳出的平面歌聲中長大的。每想及一九五〇年代，那種硬質唱片播放出來的旋律，仍然會在我的心室裡回響。直到六〇年代，這樣的音樂仍然還未進入立體的階段。從美空雲雀，到小林旭、石原裕次郎，父親似乎都是喜歡聽的。這些歌手所唱的，無非是在發抒戰後日本社會的憧憬、期許、落寞與幻滅。歌頌著愛情，歌頌著生命，也唱出男性的哀愁與振作。這可能才是父親較為熟悉的語言吧，也可能只有這樣的歌才能唱出父親的心情吧。

我被送去受教育之後，接受的價值觀念，可以說與父親的世界扞格不入；甚至可以說，我是被教育來敵視父親的那個時代。我走入了一個讓父親完全感到陌生的天地，一個與他的時代完全疏離、隔閡的天地。當我開始到達塑造人格的年齡時，對於自己早年曾經有過的「日本接觸」，竟產生一種厭煩，一種幾乎是近於輕視的態度。對於他穿越過的扭曲變形的時代，我並沒有學習到絲毫的寬容與諒解。我從書籍知識學來的，從課室黑板上獲得的，便是如何使用貶損的字眼來譴責他的時代。我學會了指

控，指控他們那一代是穿著殖民者的服飾，說著殖民者的語言。在他面前，我仍馴服如常。但是，在內心深處，我其實是與他決裂的。唱著〈相逢有樂叮〉的父親的背影，恐怕並未察覺他的孩子已經距離他越來越遠了。

我與父親之間的時代斷層，並非只是語言上的，同時也還包括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上的種種差距。對於我的所學，他顯然沒有發生過興趣。他更不追問，我的知識是不是實用的。在商場風塵裡打滾的他，於六〇年代創造他生命中一段意氣煥發的時光。在那一個時期，我很少看到他陷入落寞的情緒裡。然而，也正好是在那段時間裡，我長大成人，同時初步建立了我自以為是新的、充滿期許的世界。父親與我，從此分別鎖在各自的時代思考裡。他並不在意，孩子是不是尊重他的觀念想法。他的孩子用一種矯揉的語言表達意見時，他看來也是那麼無所謂。直到我離家出國，父親與我似乎從來沒有好好坐下來促膝長談。我的離鄉背井，等於是徹底與他的時代決裂了。

到我真正能去思考父親的時代，以及時代投射在他命運裡的陰影時，我已在他鄉浪跡多年了。那時，我翻閱著戰後初期的報紙。在那泛黃、漸趨模糊的鉛字裡，我窺見父親所處社會的魅惑與詭譎。那是一個混沌的、狂亂的時代，又是一個再生的、活力的社會。我終於領悟到，父親

的時代是由開放與保守的兩極社會所構成。他見證到一個高壓的、閉鎖的殖民政權驟然崩壞，也目睹了一股要求秩序重建的意願正在興起。就在朝向建立一個莊嚴社會的道路上，他發現一個帶有敵意的、猜疑的價值體系也逐步形成。對抗的緊張情緒，瀰漫在他所賴以生存的島上。他自以為是樂觀進取的道路，次第變成灰黯、無望的旅程，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一場流血事件發生過後，父親才確定戰爭之後所給予的許諾，都完全落空了。

他對自己產生了懷疑，但是又找不到答案。在新舊時代的交接過程中，在兩種文化激盪的夾縫裡，父親純然屬於迷失的一代。他保持高度的沉默，與其說是出於恐懼，倒不如說是帶了一份無言的抗議。他日後把自己攜進一個隱密的內心世界，也是種因於那次事件的衝擊吧。只有從這樣的觀點去透視，才能夠解釋當年查戶口時父親的驚惶心情。也只有這樣去理解，我才能夠體會父親在一九五〇年代獨酌時的深沉苦悶。果真如此，父親在酒後低唱著日本的歌謠，就不能視為對日本的眷戀，而應該是受傷的靈魂暗處傳出的呻吟吧。

父親來到異鄉與我重聚時，他的前額已有些傾塌，而步履也顯現了蹣跚。看著父親稀疏的白髮，還有他鬆動脫落的牙齒，使我難以想像他縱橫商場時的豪情。他衰弱的

身軀，不能不使我聯想到一九五〇年代時的他。他迢迢千里來看我，終於也沒有把他的心事說出。坐在湖岸的樓頭，他定定望著波光；那種身姿，一如他年輕時攜我望著北上鐵道的情景。經過這麼多年之後，我彷彿已能夠揣摩他的心境。然而，也僅止於揣摩而已。

他活在一個所有出口都被封閉的時代，包括他靈魂的井口。他的掙扎與奮鬥，都表現在為了生活而奔波的行動之中。他的無言，足夠反映他的內心。我為自己當年所持的輕蔑，感到無比遺憾，也無比痛心。未能代他發抒心聲，就已值得自譴了；我竟還站在他的傷口落井下石。倘若他知道，內心是不是感到抽痛呢？

在有樂町，我與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，然後又交錯而過。我飛抵了日本，方知我早期的「日本接觸」，實在只是表面的，是虛構的。然而，我終於還是沒有跨越時代的界限，去了解父親的悲愁。歷史的齒輪，無情地把他的世界輾平，輾得支離破碎，終至無聲無息。

路過有樂町，正值午夜。我總覺得〈相逢有樂町〉的歌聲，在東京的什麼地方悠然揚起，向著天上，向著人間。